五先堂文市榷酤

五先堂文市榷酤卷之四

目録

共二十九篇

先堂文市榷酤卷之四

楚郴後學袁子讓仔肩父著

兄　袁子謙虛受父

弟　袁子訓經翼父仝校

男　伯獻

仲璿　仝録

用知劄

天下無不可學之事。惟知不可強。古人之用。有應如鏃矢者有徹若氷鑑者有意料任事彫外者有神識拜任意料外者若堂上之兵。

吳起急宣刑法而貴人始罷中鈞之射鮑叔應弦令僵而小白得入刺使之至家人未亡先哭而伶俚得免是備急之知也蕭何死而曹參治裝帝詔至而張敞知用管仲速取道于魯曹彬決使相于太原是自料之智也班彪作王命論以決漢興陳搏聞宋祖帝而知亂定鄧禹杖策以從舂陵百里食牛而擇秦繆是知興之知也微子知殷社之將墟伍被泣吳宮之將露子胥見姑蘇之麋鹿索靖料銅駝之荊榛是知敗之知也光武破竇融之

[illegible]李絳料魏博之歸。德宗照李正巳之獻錢。蔡謨憂褚裒之伐趙。晏敦復禍秦檜之爲相。是知人之知也。秦使目動言肆。而史厮知西師之遁。晉使面有武色。而萇弘知假道之謀。轂成行觴若下。而郤成知其有難。荊王許宋救太歡。而臧孫料其不至。呂后哀無戚容。而辟彊測其微。紀昌子哭不神來。而左右知其僞。是知心之知也。魏公子臨博而知趙王之獵。犬子適遇灾。而牽武帝之衣。東陽十二。而辨陳留之牘。昭帝十四。而識上官之詐。和帝

十四而鋤賓憲之奸是天授之知也萇弘占
豕韋而凶蔡申亂觀福德而邑慕容夏侯覲
陰雨知廢立邵雍聞杜鵑知世亂此知數之
知也孔聖先知焚書之禍樗里預知夾墓之
宮賓儼占奎象于數十年前郭璞占合乇于
三百年後此知來之知也終軍識豹文之鼮
景純辨廬山之鼠賓儀辨蜀宮之鏡胡綜識
秦朝之知意此博物之知也孔子墳羊證季
氏之誣巨骨識會稽之遺商鴹告齊國之災
萍實釋楚人之惑此無不知之知也雖然知

匪有眞僞鑿則破收視返聽則明自生故廷夫無蹶質移則蹶聾瞽何罪惟强明而自聰說皁白而誤宮商人則過之也莊子曰逢生之情者不務生之所無以爲逢命之情者不務知之所無柰何此用知之說也

用知篇尾

適宜篇

規以爲圓，裁局則垂。矩以爲方。制鏡則背，輪以輾地。入水則沉，舟以涉川，登陸必滯，故梁麗可以衝城。而不可以塞穴，言殊器也，驊騮一日千里，捕鼠不如狌狸。言殊技也，鵂鶹夜察毫末，晝出不見丘山，言殊性也。宗彝璺洗。不粥于市。而貴于廟中，深衣逢掖。田夫怪笑。而士服之。言殊用也。露脛干朝，則以爲慢，涉而褰裳，則不謂不恭，言殊地也。是以有巢構木。燧人鑽火，鯀禹決瀆，豈聖人好獨創，時所

使也故有構木鑽火于虞夏則爲鯀禹笑矣有決瀆于殷周則爲湯武笑矣夫江河之趨鬼神不能反時世之遷聖人不能拘如善曲者按調而移柱如車轂行千里而不滯軸自若也使必循古絃轍幾乎覆矣是以易尚隨時禮貴從俗霜風悴裂周棄不蓺禾炎氣赫曦曹明不制裘時不可也貨章甫者不適閩越售赤舄者不入跣徒俗不宜也捄孳以寸珠不若與之杯菽拯溺以尺璧不若與之短綆用不適其便也明鏡以照形而盲者以之

蓋危玉弁以飾首而禿姬以之桂杖用無當于人也。故聖人立法宜于時。宜于地。尤宜于人。制度文爲。尤柤棃橘柚。皆可于口。而味實相反。聖人不能同也。今衣猨狙以周公之服。則必齕齧挽裂。盡去而後慊。今時勢之殊。猨狙之于周公也。孔子瞯亡之拜。假譎以行其正。楚人嘕罵以出公子。假怒以行其愛。故魯以重稅廢井田。而適得聖人之權。秦以私意分郡縣。而適得聖人之通。漢以姑息廢肉刑而適得聖人之仁。何必泥古而盡善乎。百日

不食。以待粱肉。餓者不活。待越人以濟溺。越人雖善游。溺者不濟矣。吾心無權。動稱師古。是粱肉救餓越人濟溺之說也。

適宜篇尾

說蠹篇

舜以四方之耳目為耳目。人謂其有四耳四目。禹以九州之手足為手足。人謂其有九手九足。何談者相去之遠耶。黄帝四面。非有八目。夔之一足。非有獨脛。周人之璞。實為腐鼠。楚國之鳳。乃是山鷄。愚公知叟而像頑。稱黄公名妹而干陋貌。堯漿可飲。禹糧可食。此皆傳聞失眞者也。故傳丁氏鑿井得人。則外言不可信矣。薄毋有蔡媪。則内言不可信矣。曾毋聞言而投杼。則耳不可信矣。顏子飯煤而

見責則目亦不可信矣今之讒人者洗垢求瘢吹毛覓瑕揮空爲有點素爲緇黎丘之鬼以似亂眞莊里丈人之子以名受累樂羊代中山而有盈篋之書麗公使邯鄲而有市虎之料直不疑無兄而謂其盜嫂第五倫三娶孤女而譖其撾婦翁黥布以賁赫之私怨而誅郤宛以無極之讒誣而僇唐姑果進取少主之說而謝子去秦昭釐獻弟子之譖而沈尹華疏讒釁之中人往往如此今之涉世者身愧蛾眉敢云見妬行乖完璧而欲免于瑕

疵也不亦難乎故曰衆口鑠金積毀銷骨十夫撓椎叢輕折軸衆喣謀山聚蟁成雷讒毀之之象一至于此此昔人所以興讒說于青蝿而譬利口于刀劍也墨子素絲之悲阮籍窮途之哭良有以哉雖然聞謗而怒讒之囮也見譽而喜佞之媒也人有畏影惡迹而疾走者舉足愈數迹愈多走愈疾而影不離身自以爲尚遲絶氣而死而不知處陰以休影處靜以息迹也古云止謗不辨至言不言向陽而畏熱不如夏屋之可樊也揚湯而止沸不

如絶薪而止火也。王通謂讒無損于楊素。而不辨其譛之有無。直不疑償同舍郎之金。而不辨其金之持否。趙毀鄧鑒張浚之前失。而必請便宜。温嶠懼錢鳳之後讒。而醉擊其幘。皆以免禍處讒者所當法也。

讒蠹篇尾

辨誣篇

木秀于林。風必摧之。堆出于岸。流必湍之。行高于人。衆必非之。夫鷦羽之鳥。病鶻之所窺也。折趾之兎。蹇驢之所利也。故文王小心昭事。而有崇侯之謗。周公揃爪封櫃。而不免于賊臣之口。以韓信之忠。關武涉。絶蒯通。而有挈手步庭之誣。以馬援之功。定患難。佐中興。而有薏苡之惑。以張浚之在川陝。有補天浴日之勛。而受朱呂之譏。夏竦放伊霍字。而傾石介。公孫敖傳胡人治兵。而族李陵。王欽若

以孤注而排冠準，胥童以仇怨而害三郤。此豈諸君子有遺行哉。庸蜀之犬吠日，嶺南之犬駭雪。日與雪非異，犬固吠非其有爾。今夫堂開黼幌，碧漉光霞，而醉者眸轉，呼爲焰火。非黼幌狀移，目改變也。西施對鏡，鏡從則面長，鏡衡則面廣，非西施面易，所照變也。昔仲尼先飯黍，侍者掩口而笑；子游裼裘弔，觀者揮指而哂。聖賢舉動非謬也，人心異也。故人主聽言，當明燭之，細察之，毋挾疑竊鈇之心，而聽漏卮無當之說，以中險夫小人之計，則

流水止于甌臾而雨雪消于見晛自古辨讒如漢昭識上官之譖而詔冠子孟孝宗聞讒者之短而益重朱熹元主辨幹離之誣而愈任楚材三君者皆以聰明之資塞讒賊之路可稱不世出之主其視漢高聞去魏背楚之事而幾捨腹心臣文帝聞使酒難近之言而召歸股肱郡不大相逕庭哉是以袁絲之于絳侯雖始議其驕而終明其不反聲伯之于季孟雖以僑如之譖而卒爲寢其事正恐以妨人主之明也而况主明易蔽天道難容如

楊炎譖殺劉晏而卒以貶死郤氏害伯宗而竟以不免秦檜誣胡寅等五十三人獄未成而病死則亦何益之有哉然此邪之害正亦無足怪至若歐陽公惡范鎮而假批詔以行譖張魏公惡李綱而附汪黄以行傾何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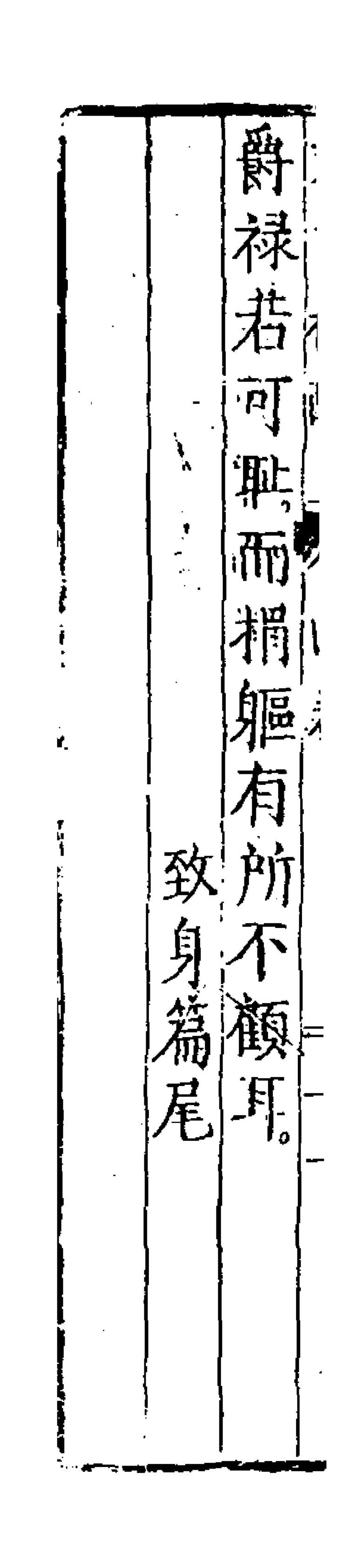
辨誣篇尾

致身篇

人情有輕有重。有所重。則欲全之。有所輕。則以養所重。故出身棄生。以立其意。輕重素定也。無知之亂。徒人費死于門。石之紛如死于階。孟陽死于沐。崔杼之難。州綽邴師以從死。祝佗父以復命死。申蒯以赴義死。夫齊襄昏君爾。莊公之事淫禍爾。而捐生之臣。如此比比。人心忠義所激。不必有君而後有臣也。況以賢主用其臣。恩義結其雋而士有不奮者乎。昔死節之臣。庾珉泣懷。辛賓抱愍。李侍郎

捐軀。張叔夜扼吭。季路結纓以就難。龔勝閉口以輕身。謝枋得恥周粟之生。薛方守箕山之節。王蠋不以齊不周。而惜絕脰之經。杜厲叔不以主不知。而廢從君之義。救陳之役。孔逵身爲禍任。而以死安邦。完顏之危。承暉不能行志。而以身報國。李華死平陽之圍。而愧以面目見天子。廷芝焚招降之詔。而敢以斬使杭太后。寧作趙氏鬼。楊邦乂義不獨生。滿目皆節義文章。陳文龍剛不折節。意氣若平生。許嶶不辱身于没唱。羞與拜舞爲列。異。堅

不共戴于偽張，仍稱前進士。梁震不受辟于李昌尋，一片趨地死。汪立信不屈節于叛道，文山有正氣之歌。李芾感潭民之義，此皆孤松秀柏，挺然歲寒。生則浩氣兩間，沒則汗青百世。若陳過庭之致身犯難，張巡之哭像全城。劉韐之顏色如生，嵇紹之帝衣濺血。江萬里之身棲止水，張順之尸溯上流。李鈞之一死報周，陳和尚之三軍感酹。豈不烈烈乎忠臣義士哉。蓋其忠義激于中，患難安于外，故視生若無用，視死若有歸，視鼎質若可親，視



爵禄若可恥而捐軀有所不顧耳。

致身篇尾

吏治篇

目識多寡，手知輕重，然人未有以手稱目量，而侍之斗衡，豈不自信而信物，蓋無我始能得萬物之情也。故天地之寒暑，日月之晦明，混淪于三十八萬七千里之外，而不能逃于三尺之箭，五尉之缾，使吏之為治，如缾之受水，不過其量，如水之浮箭，不失其平，如箭之升降，視時之上下，則民靡然而心服矣。昔西人有五子，朴者農，敏者賈，勝者卜，僂者績，跛者紡，五子皆得食焉。治民者如是，則子視其

民家視其郡邑而竟內又何不安之民乎是故召信臣杜詩政聲相望而民稱召父杜母韓荀陳鍾治縣齊名而人稱潁川四長麥穗兩岐張堪之守漁陽也無襦五袴廉范之守蜀郡也荀淑治朗陵而人稱神君賈彪禁殺子而人呼賈父劉平治全椒而民增貲就賦減年從役龔遂治渤海而民賣劍買牛賣刀買犢劉寵守會稽民不見吏而老叟持錢以謝政韓延壽治潁川閉閤思過而訟者洗心以自悔劉昆為江陵而反風滅火宋均治九

江而化虎渡河孰謂循吏不足以致盛治哉故吏而誠循則爲民保障作世鳳鸞不膠漆而民聯不繩束而民結是故當年則傾心身後則係念如何武爲吏而去後見思馬光祖鎮建康而民不能忘是也竟內則悅服竟外則子來如劉虞當饒益州而避難者以爲宗公孫度威行海內而去雹者以爲依是也處常則相依變故則流救如羊祜有德政而襄人望碑墮淚趙廣漢爲京兆而百姓守闕代死是也吏治至此漪與盛哉

吏治篇尾

立論篇

贈人以言重于金石珠玉觀人以言美于黼黻文章聽人之言樂于鍾鼓琴瑟是故稷下一談崇朝而服千人魯連一說開者終身杜口堂上片言携手見重黃父九語身後布思言顧不重與子產修詞獻捷而鄭伯增榮國弱子展兩賦詩而衛獻歸國棄命廢戒之語足以退臨境之師上下不和之言足以回泥濘之主墮黨崇仇之論進而衛侯脫于藩營鼓卜吉之談入而蹶由免于楚其他以奇中

者太公俎上之置激之以砉翁之一語而觧肖桐叔子之質告之以猶毋之数言而罷如耳說魏而衛不受兵蘇代說梁而犀首張儀田文不得相靳尚以分寵說鄭袖故秦女未入而張儀出朱建以激怒說閎藉孺則呂后未言而食其赦不韋說華陽以固權則昭襄未立而異人入合而觀之言者人之所重也顧言之易所以言者實難故君子慎之抱季路五慎之戒佩趙孟九言之箴禁傷易而傷煩警愆隱而愆躁有此言之爲是而彼言之

爲妬者文伯之哭妾也審之有可以全此而不可以全彼者是人之才有也審之令言之爲是而後見其爲非者隣人之倩薪也審之雞夜而鳴與旦而不鳴皆爲雞之害鍾扣而無聲與不扣而有聲皆爲鍾之妖言各有當亦猶是也雖然善言固所當急然褚裒不言而備四時之氣王述不答米價而王導知其不癡石奮不言而躬行顏子約言而悟道其語嘿之宜有不在口吻間者古曰得魚忘筌得兎忘蹄蓋以不言言者進于言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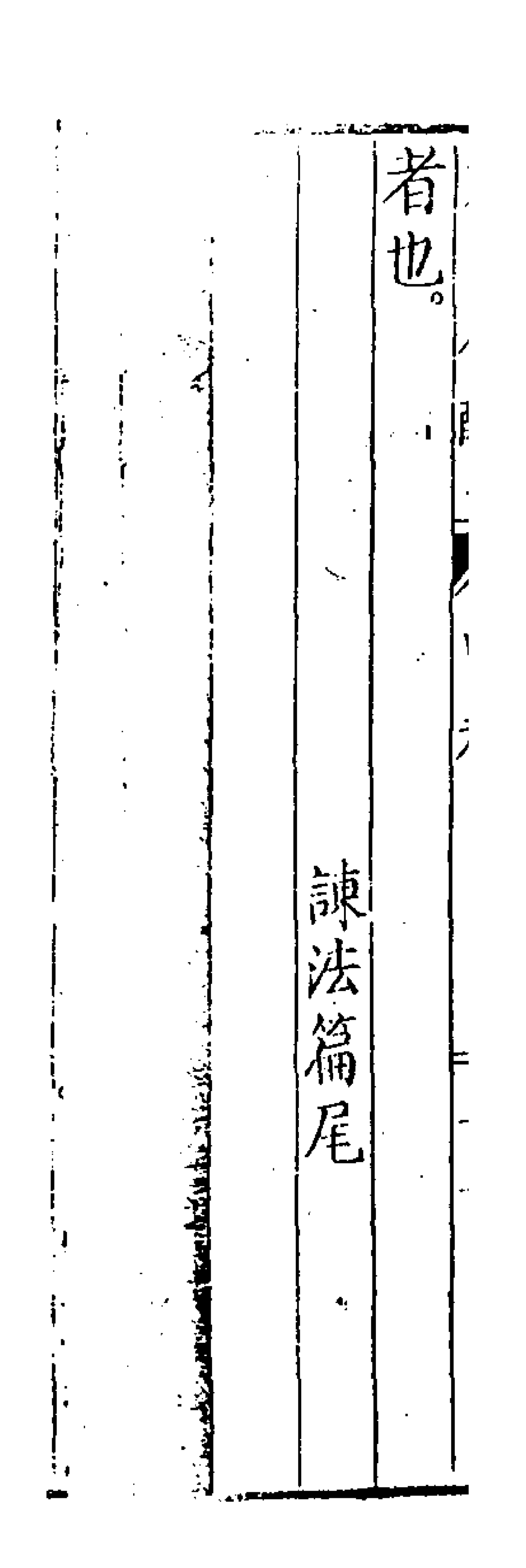
立論篇尾

諫法篇

人臣之諫其君可無法乎夫奏疏之所不必逆耳即言辭之合未必舉行見之于古若天書之諫眞宗嘉孫奭之忠而不能從治亂間之對桓帝加爰延之禮而不能用楊時省師省財之請徽宗僅見其首肯田錫召還之許宋宗虛約以半年之數者以爲違則旣從之矣以爲從而實未嘗行也吾不知人臣何以爲進諫之道耶以汲黯之不欺而目之爲戇以魏徵之忠而恨之欲殺以李綱爲朝廷之

倚柱而不能行其言以辛次膺爲渡江之直臣而不能究其用他尚何言哉顧所不能必者聽諫之君而所可自盡者忠諫之心孔子曰忠焉能勿誨乎夫忠非諫者之心耶而誨非諫者之法耶爲臣子者誠効手足之義披肝膈之情考之古昔善規自在是故正心以爲感格則張栻之盟心正對程顥之誠意感君可法也姚解以爲啟沃則劉敞堯舜授受之諷魏徵昭陵獻陵之對可師也道不可貶若呂誨之三居諫三被斥柳下之三士師三

見黜可效也直不可沾若程頥之戒粗招田錫之焚諫草可行也君不可脅若先軫之唾鬻權之兵可戒也不然立志少偽愛君不眞則大廷之對陽黨王氏叩墀之諫私附逄吉白虎殿之策實託戚黨上憂勤之篆反遂生驕子虛之諷適以啓神仙之想羽獵之賦竟以滋遊樂之心雖勤諫安所用之哉然古有不諫而嚴者昔唐宗欲南幸而畏徵中止玄宗有過輒問韓休知否貞宗有所行輒問王旦以爲何如此所謂誠信素結不徒費口舌


者也。

諫法篇尾

婦道篇

今之論婦人者。施芳澤。飾笄珥。衣阿錫。曳齊紈。粉白黛綠。娥媌靡曼。椎齒媛婧。無遺美矣。而美不盡于此。古人流芳彤管。助化閨門。爲賢母。爲令妻。爲烈女。史不絕書。其美固不在脂澤下也。雋母求不疑以平反之仁。鄒母勉浩以盡忠之語。王母伏劍以全子之爲漢。徐母自縊。以責子之歸曹。陳母指禍福以戒嬰之王。張母誦父策。以厲浚之死。范滂欲齊名李杜。而其母談笑而決。尹焞不爲祿仕。而其

毋以善養爲辭，孟杲以玩兵敗，而李氏不哭。似道排夢鼎，而賈母不飡，趙母傷子括之誤國，嚴母哭延年之不終，此非母中之杰與。下此則高行有斷鼻之介，夏女有截耳之貞，其姜賦栢舟之詩，荀釆明粉書之志，衛女感阿厲而爲咏，閨嬰因黄鵠而作歌，千古而下，令人擊節。其他論忠義，則呂婺紡絕以復其工。李氏不屈以從枋得，趙昂發爲守，而雍氏願爲忠婦，陳寅拒敵，而杜氏願其王事，皆其烈烈者也。論才知，則向母知龍蛇之産，宣仁知

孟氏之福。僖負羈之婦。見重耳而知其威曹。桓玄之妻。見劉裕龍行虎步。而知其不久人下。皆其磊磊者也。若不避死。則聶姊出身以表弟。梁氏桴鼓以助戰。若不厭貧則孟光荊布衣之隱。冀婦執歸饁之敬。他若敬姜不復閫外之閾。殖妻不受晝宮之弔。可謂知禮。越夫人之編蒲於陵。妻之辟纑。可謂能困。烏林荅之却其主。楚季羊之適所負。羅敷之拒所詭。可謂不淫。是數者。雖在裙釵。偉然丈夫也。衰亂之世。刑于不講。女范不修。齊莊以通崇

姜而見弒子晳子南以爭徐妹而興戈巫臣娶夏姬而敗名隋文信獨孤而禍子盖道不行于内則禍必及其身是以叔祁通州賓忌懷子而欒氏亡莊姬通趙嬰諸原屏而趙氏族内亂之害一至于此又況深山大澤必生龍蛇如子靈之女非不美也生狼聲之伯石而羊舌以不臘有仍之容非不可鑑也生豕心之伯封而夔以不祀女之爲戎可勝道哉

婦道篇尾

妄談篇

今之立論者。巧情四出。憸詭百賁、雖能伸說于時。而立論之體已失。是故求其所獲、則稱其所惠。鄭人有求印堇父之說。舉其所不顧、則脅以甚不願。魏高有假南征定遷都之計、操兩可之說。則爲鄧析贖溺之訓。揜一定之理。則爲公孫龍藏主牙之辨。持兩端之介。則爲綦毌恢逆車之策。循一已之便。則爲費無忌言剪朝吳之利。徒責人而忘已。則秦攻魏以趙援爲非約。而不知趙全魏。則秦攻亦非

約徒是已而忘人則中山攻燕司馬喜是而趙攻中山司馬喜非見卵求夜見彈求炙責空言者無其獲移白于門徙薪于突出嘉言者非其時指其所小苦忘其所大利則疽者彈掏之哭舍其所畀近而舉其所不可行則燕人學知之論聽之甚忠致之無補則臣僕千歲之祝嘗之甚耳用之不利則市丘烹雞之咢洋洋可聽而實不可行舉木鄭衛之歌也說有兩利而勢不可兩全黃白堅牣之劍也避此之害而得彼之患避柱觸杖之盲也

託神農以驚世。假黃帝以名家。則神君農傋之蛇也。自古及今之知言者。能幾人哉。是故賈誼立談。而爲文帝痛哭。說卒不行。京房交淺。而欲去主所深信。論終見阻。胡寅言高宗不嘗即眞。而犯其所不欲。道竟不行。皆得所言。而不得所以言也。故嫺于詞令者。其稱文小。而其旨極大。其舉類邇。而見義遠。是以用言者聽之。使謀出其不可用。事出其不可同。先王之所舍也。是故先王察人之類。而聽人之言。故執桀跖之辭。而譽桀跖。出申韓之門。

而譽申韓。則無聽也。以鄉原而毀伯夷。以里婦而毀西施。亦無聽也。如是則危言無所售。而議論歸于正矣。

妄談篇尾

巧諫篇

自古人臣之進諫。不悻悻以行意。不脊脊以招名。或諭以理。或動以情。或因其事。或寓于物。是故孟子以囿進。公權以筆諫。晏子假踊貴屨賤之說以緩刑。田贊假甲惡于衣之對以息戰。卜偃神柩聲之兆。以安衆心。田千秋託白頭之幻。以感武帝。管仲難珍異而封禪止。田叔不就舍。而田獵罷。晋文之疾。筮史罪其臧同姓。而因以復曹。晋侯之病。韓獻崇大棊無後者。而因以存趙。張九成議梜復。而動

以父兄妻子之樂。趙光奇乗問民。而對以和羅之害。魏襄臨雪行之塟。犀首不能諫。而止于惠公欒木之一喻。晉殺羊舌虎。叔向不復救。而竟復于祁奚刑賞之一言。優孟搖頭一歌。而負薪以封。入殿一哭。而馬不得葬。優旃呼于臨檻。而陛楯半更。談及蔭室。而漆城服奪。罷其所甚愛。則情必阻。陳元妻宰之劫也。舉其所必救。則心必動。薛公清廟之說也。晉平以鷃殺監襄。竟阻于楊朏之說。此以殺救之也。齊景欲不爲禮。竟悔于晏子之驕倨。此

以從違之也。塗偵尤灶之夢陳。而衛靈覺悟。門大鳥之隱進。而楚莊飛。飲斗飲石之譏獻。而齊威之醉解。此假物而諫者也。晏子數養馬者之罪。而景公悟。東方朔數殺鹿者之罪。而武帝止。新敬磨數洛陽令縱民稼穡之罪。而莊宗慙。此寓意而諫也。子高登城數語。而段君釋縛吏。郭舍人廷中一咄。而世祖反乳母里。媼束縕乞火。而去肉之家反其婦。此不諫之諫也。夫諸君子者。不必叩頷龍墀。而有諫行言聽之効。不必批鱗逆頷。而得繩愆糾

繆之風。不必抉睛剖心。而有正君利國之驗。使人臣進諫。而皆若是。其造于天下。豈淺哉。

巧諫篇尾

課計篇

太山之婦人。嘗死于虎。永州之蔣氏。嘗死于蛇。爲苛政猛于蛇虎也。夫農家之祝祭。迎虎食豕。迎猫食鼠。去其害也。若吏而貪。爲民豕鼠多矣。迎又何物焉。故養民者。時耕而耕。時收而收。是謂老農。孳之若子。植之若棄。是謂老圃。今之吏。鷹擊毛鷙。責民旦暮。朝樹梧檟。夕尋斧柯。辟之揠苗。爲害滋甚。民奈之何不窮且盜哉。故辭璥謂民命係于長吏。宜精賢否之術。章帝知民生繫于守令。特慎二千石

之選。郡國多察吏。第五倫言當擇寛博以柔之之文。墨吏爲害。韋彪言當舉賢孝以循之。彼一君三臣者。豈無威稜武健之士。重在民也。所貴明主。甄別以分其類。綜核以課其功。而民言以考其定。非上之無定衡。而下狗匹夫之口也。設吏以爲民。故觀民正以考吏也。昔人有言。問官府之政于鈴下馬走。甲是乙非。乞無定說。至于太山之隈。絶澗之曲。樵夫農子。相與畫地而議長吏之能。若辨黑白。彼豈識判史之廉。而望縣令之烏哉。盖愛憎絶于

于耳目之前而是非公于郊野之外也唐宣宗獵上苑而聞李行之善政于樵夫獵渭上而徵李君奭之異政于請留之父老從民言得吏治鑑衡有不貞者乎而又糾繩之有人風勵之有法如黃瓊劾奏貪汚而海内翕稱范榜攬轡澄清而貪冒解綬則按而察之在監司也如郭賀治荆有惠漢明賜命服而去襜帷朱幝治淮有聲漢章因幸宛而拜僕射則作而興之在主上也循吏迭出其有以作之矣噫楊伯起却金而自矢爲清白吏留正

治蜀，而僅以書簏歸，陽城之撫字身家亦所不恤，倪寬之緩歛，殿課亦所不驚，此数子者，不負人君，不負所學，固其天性然也，

課計篇尾

戒盈篇

易曰。狐涉水。濡其尾。言終難持也。語曰。行百里者。半九十。言末路難竟也。故詩人怨斗揭之來。而智者戒魯縞之禍。即以李斯小人。尤知物禁太盛矣。昔公儀伯以力聞棠谿公薦之周宣。而自許曰。折春螽之股。堪秋蟬之翼盖有力不自負。是以力聞也。蜩得蔭而忘其身。螂見得而忘其形。象以牙擒。蚌以珠剖。翠以翎網。犀以角烹。麝以臍獲。蠶以絲煑。女惡蛾眉。士惡多才。由來然矣。况以才成功。而因

以自明哉古人有言德厚者無盈色德薄者無甲辭如鍾磬然質愈厚者聲愈和今人占占自喜矜燕人遼東之豕負宋人緼纊之喧誇齊人菽粟之富如齊桓色驕于葵丘而霸業不竟唐宗志滿于貞觀而美政不終寇準矜色澶淵而不免于孤注之譖霍光不解政柄而不免于驂乘之敗王濬居功而不及相如是以有王渾之舋齊冏反正而遂持大柄是以有顛頣之師符堅驟勝而驕用起燕垂之叛灌夫貴盛而倨遂動潁水之謡李密之

敗在喜屠公之見攜以遺之亡。在作福舉編之頌。鄧艾以尊征一言而起鍾會之殃。檀道濟以威振一方。而致長城之壞。蓋日中則移。月滿則虧。時至則反。冬夏是也。物至則危。累碁是也。惟昧守盈之戒。忘知止之箴。則以百發百中之射。而不以善息。將一不中。而前功廢矣。以畫地先成之蛇。而更加之足。將一不成而後危奪矣。以市南九轉之丸。而轉而不止。將一落而前聲墮矣。是以解二日之夢。雖出自晏子。而不請占者之賞。獻河中之地。雖

主自世勣而必令李客自獻不貪人功也禹命不可讓尤讓而受命王述不讓所堪尤讓所不堪夫非得艮止意哉今人知止者少望報者多皆曾人祭一豕而祝百福也東人以一豚之穰而望三盈之報也噫安得見善射之魏舒日與鍾毓俱而不露者哉

戒盈篇尾

進諫篇

君子之事君務攻其所惡犯其所忌中其所不欲而致其所不樂求成君也今君之所言而然所行而善則世俗謂之不肖臣矣是以古之直臣還召于切責之日正色于側足之時衆人不敢議而獨爲梁公之亞舉世不敢言而獨蜚鳴鳳之聲嬉安可戒則栖楚叩王階而樊噲排禁闥遠畧可罷則郭憲拔刀斷靷而陸贄上表去兵封識可阻則桓譚諫至流血而馬知節請毋忘危忠直可閔則辛慶

忌怨，赦朱雲，而胡安國力救劉珏，奢澌當杜
則龔子泣象箸，褚遂良論漆器，而皇甫德參
議高結，聖躬當保，則袁盎止馳峻阪，鄧都諫
拒田疏，而薛廣德阻濟樓船，罷營可以息民，
則張玄素舉桀紂，而馬周引隋煬，陸文宣諫
璦盈，而范雍止宮葺，引衣可以悟主，則辛毗
不嫌其抗，而寇準不厭其煩，留正不忌于請
朝，而陳禾不妨于去蠹，屛邪可以利國，則汪
覲不避蔡確，而陽城不畏延齡，抗佞不阿元
振，而十朋不容史浩，秉正可以赞世，則多懲

之主不敢承。而宮中之梨不敢瑞。彥博之賢不敢怨。而夷簡之權不敢避。有不撓之氣。則一官可以罷四相。而一令可以論五侯。兩軸可以辨賢奸。而一詩可以分賢不肖。有必往之勇。則侂胄可論斬。而蔡京可議誅。張禹之頭可請。而李佑之膽可落。有委身之忠。則可沉淵請死。可醒後當戈。可延頸就擊與于逢爲三。可請劍大呼。從龍比于地。可磨厲舌刃。斬王之淫慝。可折衣就跽。仲巳之一言。凡此者。雖未必其君之皆聽。而懿矩播于古今。雖

未必說之盡行。而芳名流于竹帛。豈若持祿保位之臣。囁喁以自全者哉。

進諫篇尾

重身篇

身者所爲也天下者所以爲也舍所爲圖所以爲不知爲者也斷首以易冕殺身以易衣世必惑之今之走利者何以異此故子華子不以天下廢兩臂孟孫陽不以得國斷一節子墨子不以冠履去手足惠施子不以愛石擊愛子魏王爲河內入秦魏敬謂身重于河內孟嘗君輕身越國蘇代謂見哭于土偶人魯君欲除患市南以爲道在損勢武安忌暴盛藉禍以爲道在讓相故人之輕身而重富

貴者。以隋侯之珠、彈千仞之雀者也。夫登危者駭步。入靜者疑影。勢位之可駭可疑。豈但危與靜哉。是以知危之君子、爲焦寘之早棲、不爲御鼠之戾天。爲玄蟬之潔饑。不爲羲蜋之濁飽。是以許由娛于穎陽。共伯得乎共首。太王不以土地之故。而棄有邠之民。夷齊不受就官之盟。而避首陽之下。魯連身爲布衣子之爵祿。而輕視不受。莊子釣于濮水。聘以楚使。而持竿不顧。曾子能視千鍾。同蚕京少細。瞻子不重魏闕。輕江湖之身。屠羊說居下

肆而辭三旌。魏子牟飢岩穴。而棄萬乘。列子貧有饑色。卻子陽之粟。顏闔鹿衣飯牛。辭魯君之幣。江上之老人。不以子胥之劍奪己之不取。宋之司城。不以野人之玉易己之不貪。故執政之進退。不足以損臧丈人之釣。令尹之得失。不足以動孫叔敖之色。凡國之存亡。不足以喪凡君之存。彼競而求利。蝸角觸蠻之爭也。荊山之麝。抉臍而得免。終南之虎。觸鹿而隊崖。蝜蝂之蟲。以任重而取仆。入海之人。以得珠而見擠。今趨勢之士。皆猶是也。噫

亦惑矣

重身篇尾

居功篇

紉蘭握瑾者，謙姤之良媒也，繇譚鯁論者，騰謗之徤駟也，方人擬物者，反刺之銛刃也，要津利孔者，招怨之危幟也，是以君子綢盛綵而不楊，履危機而知戒，何也，毋不覆于龍門而覆于夷巠車，不摧于太原，而摧于康衢，人不失于立功之時，而失于立功之後，理固然也，昔衛獻之反國也，境逆者執手予言，道逆者車揖之，門逆者頷之，至廷則不讓人矣，人情大抵類是，安能履盛滿哉，是故伊尹有寵

利之戒。老子有知足之言。孟之側抽矢而策馬。范文子後入以辭功。二旣賢哉。戒盛滿于宦路。劉昆長者。歸異政于偶然。文叔不伐昆陽之功。正考父不挾三命之貴。范鎮不居身退之名。畱弼不受學士之賞。彼豈無見哉。知功名之難居也。是故子推有霸晉之績。而重恥夫貪天。丙吉有阿保之功。而深藏于不露。彥博立英宗。而力謝不有。余天錫立理宗。而終秘不言。楚昭王之復。申包胥不欲効子章而受賞。宋寧宗之立。趙汝愚不肯從侂胄而

論功。父子封侯。美事也。張安世懼其太盈。而不受。致身相位。大榮也。鄭衆慚其歎後。而不居。馮異當諸將論勳。則屏立大樹之旁。岳飛每破金論賞。則歸功部伍之下。此皆功而不自功者。後世以功相高。竟不能以功相下。是以郤至獻捷。而單襄以爲亂階。公叔戍宣驕。而史魚以爲敗道。叔敖擅貴富。而狐丘指爲三怨。公孫述修邊幅。而馬援目爲井蛙。絳侯驕漢文之目送。而袁盎嗔。張士遜哆皇子之善書。而王旦誚。是故晏車之僕。其妻以自得

爲羞楊子之逆旅。其妾以不自賢爲美。江上之狡狙。吴王以持矢驕人爲戒。居功之鄭緩。列子以穿井捽飲爲規。厥有旨哉。

居功篇軍

陳言篇

君之尊猶天也親猶父也苟不至不愛其君者無不欲君之堯舜而責難于君矣自古愛君之臣寧爲上殿之虎毋爲立仗之馬寧爲骨鯁之魚毋爲禁聲之鳥寧爲秋空之鶚毋爲寒露之蟬寧爲諤諤之一士毋爲諾諾之千人寧牽裾以怒君毋曲學以阿世寧折檻以取罪毋箝口以取容寧碎牘補奏以利國家毋三旨承顏以咲後世寧頸血汚輪以回天日毋雷同響應以希雨露是以蕭望正君

不欲外補，汲黯出淮，請居禁闥。田錫出州，右上封事。史魚陳尸薦賢。張詠遺表除佞。盖明于不可逃之義也。義之所激。朱雲以一令言事。梅福以一尉上書。田申以賈人有烈風摟譙。以俠徒依名節。杖臯以處士論朝政。杜蒯以宰夫與知防。曹輔以小官論大事。新城三老。而能明君臣之義。壺關一叟。而能糾父子之愆。况得君行道。愛國家之深。而豢人主之知者乎。故自古及今。致主之疏。經世之文。未可指數。紀其論列之大。則以垂箴鑑。若孫奭

之無逸圖。張九齡之金鑑錄。張蘊古之大寳箴。范純仁之尚書解。李德裕之丹扆箴。徐樂之尾解說。鄧禹之輿地論。嚴安之安道策。祭襄之祭諫疏。胡銓之諫和議。皆鑿鑿今古之明鑑也。以陳時政。則崔鷗之三疏。董子之三策。仲淹之四論。韓忠彥之四事。司馬光之五規。張守之六思。胡寅之七策。朱熹之七條。夷簡之八疏。魏徵之十漸。天章閣之十對。了翁之二十疏。郇模之三十字。李綱之三十事。趙鼎之四十事。任伯雨之百八疏。眞德秀之十

萬言。皆纚纚當時之急務也。爲人臣者。反覆于名臣之疏。仰承乎大君之恩。能自已乎哉。孔子曰。勿欺也。而犯之。是進諫之本也。不可不知也。

諫言篇尾

寬假篇

御臣之道。不可以過弛。亦不可以過苛也。嶧陽孤桐。不能無結而激哀响。嶰谷修竹。不能莫吹而吐清聲。是以任輕則稷契不能康理。權簿則伊周不能治平。故烏獲輕千鈞。而重其身。勢不使也。離朱易百步。而難眉睫。道不可也。故明王不[illegible]烏獲以所不能舉。不窮離朱以所不能見。後世之君。欲責一事。則二三其任。而過苛其責。今有使人牧。而以樵爲賞。則牛羊不必壯也。委一事。則權無寬假。而職

有数易、令有工人、操器。朝操而夕去。雖是非無所効也。若是則金石之士離心焉。夫虎路龍蟠。鴟鳶號之、以其異心也。牛牧豕眠。烏雀乘之以其無心也。麟有利角。衆獸不伏。鳳有利嘴。衆鳥不賓。君有奇知、天下不臣。故上之繩下也大嚴、則下之奉上也。不敢自盡。故操權急者無重臣。持法深者無節士。其究至忠良危死于非罪。姦邪安利于無功。故曰、察實者不晋聲、觀行者不譏辭。蓋人是則其餘皆所當寛也。晋以商人之會禁欒氏。而仕者寒

心。漢高以雲夢之遊禽韓信。而侯王五告变漢武督責大臣。而公孫賀不敢拜相。光武御臣嚴急。鄭興有日食之疏。明帝自起撞郎。樂松有未聞之諷。安帝以宦官致災。而讓三公。有仲長統之議。晉不能處桓玄。唐不能全僕固懷恩。是皆任苛刻之過也。故任臣者。有桓公之任管仲。則呼仲父而不亂。有秦穆之用孟明。則使過而有功。昔陽虎逐于魯。疑于齊。而為趙簡子之忠臣。裴矩在隋則獻諛。在唐則盡忠。張說在則天則小人。在開元則賢相。

趙普之桊。劣于相太宗。而優于相太祖。王安石之法。不售于仁廟。而售于神宗。豈非係于御哉。夫馴鳥者斷其下頷。則必恃人而食。齊人畜狗。桎其後足。然後取鼠。故明王之畜臣亦然。世有得馴鳥畜狗之術者。則王莽爲賢相。曹操爲能臣矣。

寛假篇尾

輕勢篇

豐狐文豹，據于山林，伏于岩穴，夜行晝居。然不免于網羅，皮爲之災也。勢位者，人之皮也。夫林回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非赤子之利，而千金之累也。有所重也。賈孟之鷄，寧自斷其尾，毋自召其犧，途中之龜，寧曳尾而生。毋貴骨而死，牢中之豕，寧食糠于筴，毋加尻于俎。郊祭之牛，寧深山而爲孤犢，毋錦繡而啓鸞刀。馴育之虎，寧長林而食豐草，毋金鑣而蹈湯火。至于物盡然，而况于人乎。夫山穴

之隱。而一旦登庸。庸人持祿。心獨喜自負。彼清修者。且指之曰。是未嘗爲牧。而牂生于輿。未嘗爲田。而鷇生于穾也。不吉事也。亢倉楚居畏壘之山。而以民之俎豆我爲標的。子綦聞九方歅之相子。而以梱之肉食爲不祥。故曹商百乘之車。誇以爲長。而不知是舐癰潰痤之類也。宋人十乘之錫。持以驕人。而不知是沒淵竊珠之類也。殷浩承桓温之用舍。則喜懼變色。鄧綰得好官于安石。則咲駡由人。何嗜祿一至此。宜其一出而輒僨也。晏子辭

邶殷之賞而曰辭富乃不失富公孫休却魚而曰不受魚乃常得魚是故孫叔敖請以寢丘封而得長存陳敬仲請以卿位辭而得齊國子産辭邑賞而得執政劉肥獻湯沐邑而得脫長安則勢位祿厚豈必皆人之福哉此孟子說大人不視其巍巍謝安當衆人汗流倒板之時而從容自若也王子搜逃丹穴曰不欲若三世之前眞德秀引去曰使朝廷知有不屑爲從官之人皆隱然有輕世之意至于巢父牧子悪聞唐堯東郭梁石隱而不嫁

雖未至于道。可謂出于世矣。

輕勢篇尾

善用篇

齊魯多賢群才備矣而無相位者無相使者而位之者無知使之者無能而知之與能為之使焉用人者人之所使也昔大撓作甲子黔如作虜首容成作曆羲和作占日尚儀作占月后益作占歲胡曹作衣夷羿作弓祝融作市儀狄作酒高元作寶虞姁作舟伯益作井炎冀作臼奚仲作車乘雅作駕寒哀作御王氷作服牛史皇作圖巫彭作醫此二十官者聖人之所以治天下也聖人皆不知不能

也。而二十官皆盡其巧。則聖人用之爾。聖人之不能。所以能之也。不知所以知之也。豈必勞形愁弊耳目哉。辟之猶風蓬蓬然起于北海。入于南海。指能勝之。蹈能勝之。然而折大木蜚大室者。惟風能也。故以衆小不勝爲大勝也。惟聖人能之。不與群小爭能。而天下皆爲之用。使知者盡其慮。而君因以斷事。故君不窮于知。勞者效其材。君因而任職。故君不窮于法。杜黄裳曰。明主有求賢之勞。有用賢之逸。則不窮之說也。不見夫釣者乎。鋁江而

垂釣者之事也。磻溪一竿。而繫八伯。桐江一絲。而繫九鼎。周文漢光。制六合而爲釣。懸九重以爲餌。文一引獲尚父。光一引獲嚴陵。而國如安瀾。不見之射者乎。一雀適羿。羿必得之威也。以天下爲之籠。則雀無所逃。是故湯以胞人籠伊尹。秦穆公以五羊之皮籠百里奚。而射無不中。不見之作車者乎。車得輻則運而行。帝王之車。堯以十六人爲輻。光武以二十八人爲輻。唐太宗以三十六人爲輻。而安坐取道。自古及今。未有不用人而治者也。

今海中之魚有以蝦爲目者人皆咲之而不知晝非目之明則不能視夜非燭之光則有所欺日與燭人之蝦也至于明主明四目以觀天下則賢人君子爲蝦可不重歟

善用篇尾

拘攣篇

夫行之障也。莫障于拘。井蛙不可語于海。拘于虛也。夏蟲不可語于氷。拘于時也。曲士不可語于道。拘于敎也。通其迹。則爭父之子。不失爲孝。請荅之臣。不失爲忠。泥其迹。則直躬之信。不若無信。相啖之勇。不若無勇。故不龜手之藥。宋人爲洴澼絖。吳人得之以封。爲盜之說。國氏用之以富。向氏用之以刑。衛人之數父。傳之子而不知。子述之人而得之。通不通故也。堯舜讓而帝。子噲讓而絕。湯武爭而

王白公爭而滅。商以井田興。秦用之而亡。周以周官治。隋用之而亂。尚以五倫教。蘇威用之而叛。彼其所法者迹也。而所以善其法。則豈迹之可泥哉。夫子聞擊磬而知悲感非木石。應乎心也。中喜聞乞歌而得毋。毋非所素見。兩精相爲感也。九方歅相馬于牝牡驪黃之外。得其精而忘其粗也。宣王問唐弋知懼衆。詹何談釣事知治握。孔子觀承蜩知勤學。關尹論學射知爲國。惠文觀解牛知養生。張旭觀舞劍知草書。彼豈拘迹而得之。當有妙

于迹者不然慕美而貌其迹棄施之學贖也執古而求之介求劍之契丹也舍我而法諸人壽陵之學步也循廢法而爲用行千里之駁駿骨也甚則如鄭婦之爲袴象故而毀新如魯人之侍飲謬求而效嚙如鄭人之貿履不信足而取度如燕人之觀舟欲歸國而行陸可咲哉古曰先王有郢書後世多燕說夫賦頌皆潘吾之迹兕銘皆華山之博是郢書也宋人說紳束之書梁人辦彫琢之記是燕說也故韓子謂按骨終屬想象徐馮謂知者

不必藏書。輪扁以古人之迹。爲徒存之糟魄。師金以先王之行。爲已陳之芻狗。非有激于世之泥迹者哉。雖然迹有不可盡廢者。毀大匠之彈。則曲直不理。廢師曠之律。則五音無辨。故齊東之防。晏子不更六尺之下。冠禮之行。孫昌胤不避閧者之駭也。

拘攣篇尾

尸位篇

群臣持祿養交，行私道而不效公忠，此謂明劫；鬻寵擅權，人主以其國資之，事敗主分其禍，事成臣居其功，此謂事劫；專制刑罰，鞭箠天下，此謂刑劫。三劫備，則國無臣。無臣者，豈郎中虛而朝臣少哉？廷臣雖滿，無與共事之人爾。故人臣公舉，下不相比，則人主明；朋黨相和，臣下得欲，則人主孤。今人皆知笑土偶人，而不知人臣擅威靈而無裨補，皆衣冠而土偶者也。今人皆知咲杭人之棋，而不知人

臣貌伊呂而心廉來。皆金玉而敗絮者也。晋之世。立談者。以虛無爲辨。而賤名檢。持身者。以放蕩爲通。而挾節信。當官者。以望空爲高而咲勤恪。是以劉頌屢言治道。傅咸每糾邪正。皆悪曠達輩之犹虛名也。故觀阮籍之行。而知禮教之奔弛。察庾純賈充之爭。而見師尹之多僻。考平吳之功。而知將帥之忿。覽傅玄劉毅之言。而知主德之墮。讀錢神之論。而知寵賂之章。國勢如此。豈能久乎。是故敗國之臣。或謂太平無象。或謂我無定情。或置軍

國重事于半間或遺百年神州于丘墟或付家勿大政于三旨可以從人則蘇味道但知模稜楊敞惟云唯唯可以逢君則廷美不嫌其誣而攺周不妨于請可以獲利則爲趙普海物之陳爲王黼私家之入可以賣國則蘇薛摯唐以予梁王范棄周以拜宋若此者居富貴若巢穴輕官守若蘧廬視君上若秦越其爲國家害不淺也夫元叉私平猶爲篾君羊陸交歡猶爲緩國况禍國而行其私乎王猛在秦而猶不忘晉祈宰在金而猶阻征南

韓企先不庇宋，而猶然見貶，況立朝而不能其官乎，薛奎至死，而猶以慙古愧後爲恨，王旦悔不諫天書，而令以披緇爲斂，張浚恥未成恢復，而命以棫杓爲塋，況身存而可忘其君乎。人臣不欲爲國之匪人，則不可一日不策礪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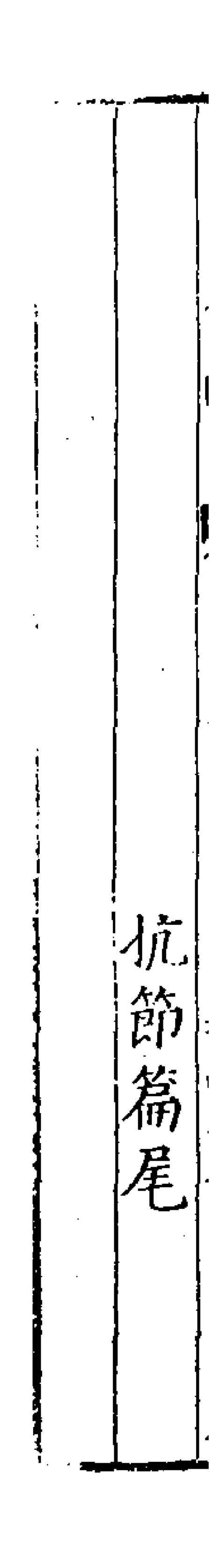
尸位篇尾

抗節篇

古曰水行不避蛟龍者漁父之勇也陸行不避虎兕者獵夫之勇也白刃交前視死若生者烈士之勇也古今抗節之士矢志不回若晏平仲之歃一矢無易齊太史之書三殺不改蒙鉉翁不署招降之物高應松不草求封之表叔孫豹不從邾滕之視子家羈不從受社之盟翟子孟之髮盡白于匈奴蘇子卿之氈忍餐于胡地洪皓不棄宋而臣豫關羽不爲曹而倍劉張敖嚙指而却貫高段秀實奮

笏以擊朱泚。豫讓裂衣以報智伯。高漸離撞筑以謝荊軻。張世傑斷元使之舌。君素為吠堯之犬。凡此皆英英人表。為世斗山。其視石頭城之節。豈不大徑庭哉。彼儉夫小人。居位則誤主。遇難則保身。難逃三尺之刑誅。難免萬世之筆伐。其以人之國悅倖者。則安石以盧李訾于唐。烟惠卿以嗇夫刺于司馬。其乘主之危自取者。則司馬見羞于石勒。子勝取薄于楊騷。其臨難而苟免者。則令孤見責于張巡。成大不齒于李孝。其市國而外交者。則

宰嚭被僇于句踐，杜充反輕于粘喝，賈充見嗤于孫皓，其朝議所不容，則變亂舊章，見刺于長公之試士，竊國專權，見謫于杨得之發策，其清議所不滿，則胡旦為李昉之訟，而不得列儒林，邢恕為奸臣之魁，而有玷于程子。其公議所共憤，則宋綬貶謂之詔，朝論稱快，蘇軾謔卿之敕，天下傳誦，允琬誅章之謀，百姓歌舞此其公評凛凛，何樂而為此，以誤人之國，以敗己之名哉，夫正氣之賊，人人有之，而自井如此，望持節諸人，可以愧死入地矣。


抗節篇尾

匪人篇

語曰。轎人馬也。鋤人牛也。舟人魚也。蟄于方寸而以計中人者。所謂人砥也。故國風嘆薈蔚之朝。楚騷悲菉葹之盈。以小人之禍。如鮑魚在鼻。鴟鴞在耳。魑魅在目。忍之不堪。報之無從也。在昔扈有失度。驩兜有孤男。苗有成駒。桀有侯哆。紂有崇侯虎。飛廉費仲。惡來。晉有孫優施。數人者。亡國之臣也。齊之田恒。宋之子罕。魯之意如。晉之僑如。衛之子男。鄭之宰欣。楚之白公。周之單荼。燕之子之。數人者。

專國之臣也滑伯之于周王孫甲之于鄭少師之于隋種首之于越宰嚭之于吳成泄之于晋豎貂易牙之于齊孔寧行父之于陳芋尹申亥之于荆數人者邪佞之臣也自古奸邪便已忘君妨賢病國生不免戮辱殁不免醜稱布之中外番之史冊爲三凶爲四木爲五鬼爲六賊爲卧虎爲兩墮爲回天爲獨坐爲善神爲沙門爲鷹犬爲浪子爲九尾狐爲三大犬爲跋扈将軍爲四時仕宦爲由竇尚書爲屈膝叅政可咲哉是以入主察臣之心

覈臣之能、辨臣之類、管仲以射鉤爲正。而以相桓爲罪。勃提以斬袪爲正。而以拯難爲罪。究其心也。梁克家不知兵。而優爲才相。徐道覆短于探主。而長于料敵。陳平不善于治家。而善爲王者佐。取其長也。苹陵二部。牛李爭雄。洛蜀分朋。殷王相抗。吳奎親韓琦而斥安石。向士璧傾于似道。而救于枋得。分其辨也。察其心。則臣不得以僞事。覈其能。則人不得以虛縻。辨其類。則下不得以黨爭。又何至輕任僉壬。重負國家哉。噫。使人臣得若范冨同

心。呂馬交代。鼎浚相繼。則僉壬自消。君與臣。

兩無負矣。

匪人篇尾

化應篇

班輸為雲梯，萬丈而凌虛，墨子為木鳶，三日而不集，偃師為機人，歌合律而舞應節，孔明作流馬，轉斜谷而運祁山。人巧至此。況造化乎，故曰，化不可以與知，神不可以易測。天地之間，共工斷柱，巨鼇戴山，岱嶠隨潮，歸墟注水，誰知其所以然哉。朝菌不知晦明。蟪蛄不知兩暘。冥靈五百年為春。大椿八千歲為秋。大鵬遷而斥鷃近，焦僥短而龍伯長。誰知其所以然哉，驪山溫泉，蕭丘寒火。南海浮石，洋

泂洸㓞西戎火浣之布切玉之劍又誰知其所以然哉大抵化有所因理有所秘蝗蝍不與蟋蟀齊鳴絺綌不與貂裘同服其時異也月圓千樹而同光風起百岩而同聲其本一也鳥鵲濡魚傳沫細要聲爲子毋獅類自爲雌雄白鶂視目而交龜鱉鳴風而感蚌待月而生兎望月而孕其生異也飛雉爲蜃老雀爲蛤壞蟲假翼川蛙蠽飛苻苓爲蛆田鼠爲鴽其化殊也牛哀成虎楚姬變黿枝離出栱萇弘入碧老楓化爲羽人朽麥化爲蝴蝶自

無情之有情之属賢女化為貞石山蚓化為百合自有情之無情之倫其精變也夏至而鹿角解月虧而蚌蛤消騏驎鬭而日食鯨魚死而慧出東風至而酒盈溢蠶合絲而商絃絶雕虎嘯而清風起神龍出而景雲從跂哢圉則花放鸛呼垤則雨來陽燧在掌而太陽火方諸運握而少陰水箕麗于月而疾飄起畢動于天而驟雨散天將風而鵠聲作雨將至而蟻封移太白睥芒鷄必夜鳴火精光盛馬必晨驚故絪緼相感霧涌雲蒸嚶鳴相召

星流電激。其氣化自然之應也。是故嘗一臠肉。而知一鑊之味。懸羽與炭。而知燥濕之氣。以小見大也。見一落葉。而知歲之將暮。睹瓶水一冰。而知天下之寒。以近論遠也。用知者求故之利。千歲之日至可致。餘不足言矣。

化應篇尾

塞奸篇

小人害國。至難言也。百奸千計。求悅其君。苟可膾口。即首子可烹。苟可投內。則此身可宮。開破陣之樂。則德奭神武功千文德。見君止之樹。則士及獻譽言于再三。得秦璽。則蔡京議改元。諛主荒。則吉甫請爲樂。便奸險。則楊畏倡紹述。其所行所進。靡匪惑君。而一得其勢。則或以一語而謀廢立。或坐殿上而逐嬰兒。宇文植文而仆武。下邳以恭而易安。髙歡爲修而酖閔。禍甚烈也。罪大悪極。公論不載。

則爲術以掩人。是故王欽若。有除逋釋囚之請。丁謂倡罷兵撫蠻之議。王莽以謙恭誑世。賈似道以去位要君。史浩以用浚琫協人心。鄭居中以不受賀飾平日。王韶以忤安石掩進取。秦檜揚二策以聳天下。辭兩國封以鎮人心。曹操下肝鬲之令以愚天下。仍安漢公以欺後世。爲計一何巧哉。故曰。主道在所開在所塞。塞正者亡。塞奸者王。夫正與邪。若莛之與楹。厲之與施也。奈何昏主皆塞正容奸
或尊稱爲佳上。或圖象下顯謨。何雖用旃

馬朱趙高用而廷鹿馬二五耦而五難隨王錯入而西河去朱异聽而臺城困虞世基信而彭城憂閤有君臣知斥邪者則又除呂立呂去卓得卓殺朱榮而存朱兆卒有尒寧樓之繫鋤武氏而在三思竟有反噬之誅去奸如此良可咲哉嘗辟之痤疽之痛也必自見敗形乃能除之夫權變者必重人也必親愛也親愛是同堅白也夫忠忤之臣欲離人主之堅白所愛猶以解左髀說右髀是身必死而說必不行者也是以明主之道先主精白

豫辨忠邪。使人不得不為已視聽。則不必以詐試奸。而奸遠。使眾人引正以勝小。則口不教百官而官治。彼其身正足勝邪也。夫宋璟正色二張虛坐。朱熹按浙。貪胥引去。李膺為司隸。而常侍不敢出省。桓典為侍御。而權門避迹。祖逖在則王敦束手。管仲在則三子四夫。而況于明主在上乎。

塞奸篇尾

邪黨篇

小人朋黨同類爲祟國家。不可極也。安石引其子雱。秦檜引其子熺。牛仙客以同志用。陳自強以童師用。周師旦以平江之吏用。周鈞以韓化之厮用。葉祖洽以附新法用。蔡嶷以附蔡京用。是以太祖疑陶邴。高宗降秦塤。高后斥蔡確之辨遵裕。哲宗斥劉逵之請復蔡京。非懲迎合援引之獘歟。乃爲之黨者。卒而得倖。奸以扶奸。非請金根車。則納粟金架。非獻山甫莫助圖。則上秦城王氣詩。非舉朝呼

周公則四方稱伊霍非草詔曰得聖之制則答詔有元聖之褒高麗之舞可爲蓮花之譽可獻固喬可誣而毋逆梁冀滕撫可黜而毋忤宦官君身可指諸侯夷狄可罪而毋譏王氏故權臣愈以無忌國家愈以動搖正晝攫晋代之金請謁通私門之入專任則成朱异之亂雷同則成蘭靳之奸兩奸相扶則閎孺之出食其思退之翼右相兩權相擊則田蚡之殺竇嬰丁謂之紿欽若惠卿之排安石位望太隆則撫枕一耻以忍遺息主上單弱則

遷都從虜以威朝廷使優人象大儒則國士落膽矣侍醫將究而李固誅則大臣重足矣跋扈一言而帝中餅則人主禁聲矣罪逆滔天流毒滿世卒之害人而自害殃國而自殃議割地者邦昌身自爲質主和議者王倫見戮于金篡人官者以賍死竊大寶者以臠分結死者不得復生冰山者不可常倚屋氂有要斬之禍李林甫有斲棺之戮李邦彥有都人之殺萬金雖積不救然臍之災三窟徒營難免排牆之死高澄陷父幽君而召闌京之

剌。無極殺宛。僇奮。而召令尹之誅。慶封族崔
亂齊。而致朱方之殺。天報此輩。何嘗爽哉。是
猶諫去劉石。黨者。自駮唱名。誣蘇轍奪居者。
自斬館舍。亦可咲也。故人盜天地生。蛒虹盜
人生。天類人將安有。人死蛒虹將安守。所謂
奸臣盜國。國破則身亡也。

邪黨篇尾

四卷共一百八篇

文市権酤叙

學之為味與世味不相入乃入人之深而各極其致則不甚相遠故墨吏攫人秋毫必析至于耳目肝膽皆之倡化何也其入之深也夫深于入者不窘于出有兩人持籌于此其一珍錯滿市袖手失措其一為漁為獵從

容展布即令其入而謁譯復出而倒囊六無不可者学之于人何獸不然予仲氏仔肩沈酣于学穿鐵絶韋二十年所入未易窺測畧稍暇手自編摩援古證今事區以類類系以款觀者莫不服膺嘆曰是何入之深而出之精且要也昔立文莊公為衍義說

者謂是一屋散錢只欠一條索子
然則散錢與索子皆不可少經生
拾人餘唾如窶兒枵腹露肘人爭
哄之即兀兀窮年而臭腐糟粕竟
歸無用猶世所謂守錢虜耳仲氏
之書出散錢耶索子耶惟人之自
取矣仲氏爲嘉州七年清風两袖

于世味漠不相入其于權亦有所
愛用也夫
萬曆三十六年戊申中秋
伯子袁子謙六吉題

文市榷酤後序

予仲㓜輙好古嘗欲窺人間所未見隨叩隨鳴年友中至有呼為書簏者業舉之暇嘗語予曰古今載籍雜揉可約取也凡立言變極風雲根切理要若第求務乎古人寒々千古曉心謂何故善讀書者以我從人何如用人為我涉獵流覽我從人也擷華取精入為我用也宏博自命而弗克化人為我書中蠹爾乃因遊東粵見市榷

者益斂然用古之義于是開文市效稅使者榷取狀上勑不倖執筆研從竊見市之始開也萬貨集萬寶炅絢目醉心應接不暇乃就所與際者手錄之殫日夜力繼以年所真如贖貨者榷鹽榷鐵以及麴糵酤肆之遺也事蔓引者撮其事辭馴雅者撫其辭掌市肆中計稱天地之藏人技之巧盡為囊中物矣榷貨及酤從博反約乃復類分類合以事為辭技至此我用古人乎

古人用我乎琳琳鄉鄉遂以成帙紉紉備予兄弟一種案垢爾越數年伊發萠用所權君為前矛主司遂大奇賞既守嘉西人之益加珍愛遂以剞劂從事命曰權酤從其初也夫權之令始于漢他貨皆權何重于酤酤之利微酤之用廣權而及酤一經具盡故斯法也用之市虞盡借用之文市虞不盡文市中纍去彙之幾于克棟吾儕以一耳目漁獵其中如權酤然忍摻三酉闌

石室畫六合内外論辨之吾恐遠揆近且遺萬
舉一丘瀰即以漸石從事能如貞元間百五十
六萬之數否七行俱下有所不能矣在彼不盡
盡却易于畫在此它畫却又不易畫故曰及其
至近聖人不知不能吾亦何求哉夫亦就其中
得所樞軸若權衡之求少于古人毋勞求多焉
斯得之矣今茲編具在其權也致税使者斷流
列柵居奇貨也其權及丁酎也斂耗倣若競刀

錙較銖两析秋毫也其娢攤分而絲合也效稅使者攘衆有為有而以衍縣官用也嗟嗟是足盡古今之有乎然于寓宙精英簡編闕鍵固已盡其大凡從於博物君子如田弘正書樓萬卷張華三十乘鄴侯插架三萬可謂書庫然果能盡天下奇珍否耶勿論遺于其外就所集中亦能如是編撮要其中否耶昔人有無錢無繩之誚仲其免是乎乃中之守嘉也歸來僅圖書數

簏他無長物又何不善權若是噴斯權也用之
文、為、好、者用之官猶夫市權也是賤丈夫之所
託而非予清白吏家世也予仲心鄙之者久矣
萬曆歲在著雍涒灘蹇壯之月不佞弟袁子訓
欷歔生謹識